

邁向

Advance on the True Enlightenment Vol.3



正覺

《三》

— 追尋真理的動人故事 —

◆ 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印 ◆

邁
向
正
覺
（三）

作者：許坤田等合著
佛教正覺同修會 印贈

自從正覺同修會開始弘法以來，各大道場口頭上的抵制說法是：「蕭平實弘揚的法義很奇怪，與各大道場都不一樣。」暗示說正覺同修會的法義有問題，因為他們不敢公然毀謗正覺的法義是外道法——恐怕承擔謗法的大因果，心中又很想抵制正覺。然而正覺弘法將近二十年來，經過三次嚴重的法義質疑、檢驗，也經過各大道場十餘年來私下不斷的尋找法義過失而不可得。正覺同修會弘揚的法義，既已證明是依照三乘菩提諸經所說的法義而實證、弘揚，各大道場都找不出本會的修證及所弘揚的法義與經教不符之處，又都已承認自己的法義與正覺同修會不同，這已證明他們的「修、證」都是不符經教的，才會與正覺的法義不同。

佛菩提道之修學，應求大乘般若之實證——見道；見道已，便得次第進修而正式進入初地通達位，然後可入修道位中，次第邁向佛地。大乘般若之見道，即是禪宗之破初參明心——親證本來離念、本性清淨之自心如來藏。欲求親證如來藏者，應依真正之善知識修學。真善知識之助人見道，所言所授之法，必須有明確之次第與確實可行之法，學人方有得悟之可能。若親近假名善知識，雖有大道場、大名聲、廣大徒眾、身穿僧衣，然所說所授者皆屬似是而非之法——同於常見外道意識境界；縱使學人以畢生之身口意供養之，所得唯是常見與斷見本質之相似佛法而已，必將浪擲一世於相似佛法上，殊堪扼腕！

——佛教正覺同修會——

目 錄

〈第一篇〉	從一貫道出發	……	（許坤田）	01
〈第二篇〉	覓得正法	……	（林奕辰）	20
〈第三篇〉	入正覺二年記	……	（鄭 國）	47
〈第四篇〉	邁向正覺	……	（蘇進國）	69
〈第五篇〉	學佛的心路歷程——			
	從現代禪到佛教正覺同修會		（雷 京）	76

從一貫道出發

— 許坤田 —

父親將客廳的大門關了起來，穿著一襲素色的長袍禮服，跪在客廳的拜墊朝著供桌上的母燈，行禮如儀十分虔誠的叩拜，我們幾個沒見過世面的孩子，一時忍俊不住笑出了聲來；等父親起身作揖，從衣角間飄逸出一股莊嚴肅穆的氣息，霎時鎮住了我們的輕佻，我們感受到他的神聖性。父親做完佛事後，告誡我們這幾個蘿蔔頭，家中設佛堂的事千萬不可在外張揚，一副神秘的模樣，原因是父親設的是當時遭政府查禁的一貫道佛堂，這就是早年家中初

設佛堂時的印象。

父親是個爲人憨厚的莊稼漢，每天早出晚歸，很盡責的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除了天天拜佛學佛與道親切磋佛理，父親完全沒有其他的嗜好。農閒之餘父親總是喜歡拿出聖賢之書苦讀，父親從小家貧失學，文盲的他按照經文逐字臨摹練就一手好字。也因爲父親常常吟誦經典，久而久之變成出口成章，方便了日後他滔滔不絕的爲人講道。不過父親在學習的過程中，遇到不認識的字，總會低聲下氣不耻下問求教於我，有時候甚至還求我爲他做整篇文章的解說；那時候才小學三年級的我很貪玩，但是拗不過父親的溫言求教，只好勉爲其難的將經文逐句的爲他詮釋。父親所看的書率皆偏重於孔孟之說，偶而會摻插一些佛經，以我小三程度欲求明白

經文內涵，有如綆短汲深困難重重，遇到不懂的文字章句只有請教啞老師「字典」了。以我所理解的教導父親，結果造就了一個一輩子常將法義講錯的學生；更有趣的是我教父親讀書時，都是直接翻譯成閩南語，這也造成父親終其一生都只能以閩南語講道。這是我最早碰觸經文的過去。

當時心不甘情不願的為父親讀了一大堆書，但這卻造就我日後閱讀能力大大的提升。國小畢業以前，我已將足本《水滸傳》、《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西遊記》、《包公奇案》、《施公案》、《七俠五義》、《魯賓遜漂流記》等等中外書籍看過好幾遍了。上了初中後，小說故事之類的書看了不少，儒道釋的書反而遠離了。久受小說故事的熏習，我變成一個好打抱不平的孩子；為此常惹事生非，害得我初中差點沒法順

利畢業。初中畢業後家人不讓我繼續升高中，要我乖乖當個種田的農夫，這期間我一仍舊慣常常生事，百般無奈的父親，向一位剛剛來我家佛堂履新的沈姓新科點傳師大吐苦水，從此改變了我的一生。

沈點傳師非但滿腹經綸，而且爲人宅心仁厚，他循循善誘的勸導我重拾經書，並且爲我改正很多不正確的觀念；受其感召，我從叛逆邁向接受一貫道的教義，也開始清口素食。一貫道揉合了五教經典作爲成全道親的教義。沈點傳師的強項是四書，至於佛經他只略擅《六祖壇經》，我真正較完整接觸的佛書大概就是這本，這也是目前一貫道道親最普遍瞭解的佛書。（編案：但是一貫道卻錯解《壇經》內涵。）

從一貫道出發

沈點傳師在教授經文時，特別強調天命的寶貴，拿出一份天運道統圖，細數天道（一貫道）道統溯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乃至道統暗轉西域由釋迦牟尼佛再傳至達摩祖師，而後紫氣東現老水還潮，達摩祖師成爲震旦初祖，再傳至六祖惠能，自此天道轉入火宅（民間）暗釣賢良；一直傳到第十七代祖路中一，謂路祖是彌勒佛轉世；這由東土傳至西域再傳回東震十七代祖期間，共區分爲青陽、紅陽、白陽三個時期；青陽期由燃燈古佛掌天盤，老子掌道盤；紅陽期由釋迦牟尼佛掌天盤，阿彌陀佛掌道盤；現在是白陽期，由彌勒佛掌天盤，十八代祖弓長（張天然，我們稱爲師尊）子系（孫慧明，我們稱爲師母）掌道盤。這一脈相傳的道統到了十七代祖時，謂之金雞三唱大開普渡，一子成道，九祖光榮；一子成道，九玄七祖盡超生，一世修一

世成云云；當時最有名的四句偈是：釋家從我絕宗風，儒家得我萬法通，末後三期收圓事，正心誠意合中庸。此偈被說成是六祖惠能留下的。另一句是「千經萬點不如明師一點」。以上道統傳承過程之說法，受到當時佛教界駁為不實；由於政府不時的誣蔑打擊，例如謠指一貫道的道親都是裸體集會拜拜，這不符事實的指誣，坐實了道親們對道統說的深信，認為這是佛教界配合政策消滅一貫道的作為。（編案：最早期一部分一貫道抄襲密宗喇嘛教雙身法而修，故有「鴨蛋教裸體而修」的說法流傳，這情況在當時的台灣中南部確實存在。）這些往事要道齡二十年以上的道親才聽聞過，現在已很少有人談論了。

一貫道最強調的是天命，有天命之所在，千佛萬祖會打幫助道，沒有天命加持的點傳師所傳的道不具效力；得了明

從一貫道出發

師一指，不論修道與否，都可返回天佛院（即兜率天），只是按功定果位階有所不同罷了。只要不毀道敗德的道親，死後都可身軟如棉，遺容安詳，這些都是一貫道最核心的價值。由於剛剛「學佛」，我對點傳師的開示十分信受，因此極盡修行之能事，對於點傳師言聽計從戮力以赴，也確實得到了很多感應顯化之事，這些更堅定了我對天道的信心。直到一貫道的總舵手——師母歸空後，道場起了很大的變化，號稱十八組的領導前人，一時分裂成許多山頭，我所屬的單位也出了問題，使得我不得不在各組的道場間到處漂泊，尋覓有真正天命的領導者，我遇到的都是自稱真天命的一貫道道場。也有僭稱彌勒佛再世的人混跡道場，利用道親的無知，明的教人打坐，暗地裡做些斂財的行爲。群龍無首的一貫道道場十分混亂，我只好哪裡都不去，在家自修；可是讀佛經

時都看不懂，一些譯本也都難通法義，這段期間很苦惱。一直到有一天，住在澳洲的三哥引我入了另一個道場，由一位甚是正直的老前人所領導；其對一貫道道統存歿的使命感很重；我被他那種毀家紓難的精神所感動，因此住入佛院作爲期四個月的進修。四個月中老人家告訴我們：「金剛經、銀剛經不如良心經，經文中沒有良心，只要守住點傳師傳的這一點，就可以成道了；去世後可到天佛院（兜率宮）內院，老母會按功定果位，享樂一萬零八百年。」我們都很景仰老前人，可是對他講的法卻始終聽不懂；一般都認爲前人的道理很深奧，所以才聽不懂。不過沒關係，只要聽命辦事，有命不敢違，無命不敢自尊，將來必能成道。老人家最常說的一句話：「做事不由東，累死也無功。」這些話我聽起來都很有道理，因此願意爲重振一貫道精神而赴蹈。

當時鑒於「知」是銅牆鐵壁，知道太多會變成所知障（編案：這是誤會所知障的說法），我們被教導成只能閱讀老前人的著作，其他五教聖人的著作變得不重要了。由於對老前人的尊崇，我們從不質疑這樣做有任何不妥，只是老前人號稱「鐸傳心經心法」的大批著作，由於缺乏方法、次第，無有入處，大都被後學們束之高閣不會翻閱。我們只知道鞏固天命領導中心，外加毛病脾氣的修除。老前人所領導的末期，我們道務的重點放在社會工作，開始學習唱道歌、跳道舞、演戲劇，藉以迎合年輕一代的潮流；白曉燕案發生後，爲了端正社會風氣，我們也進入獄所單位宣揚孝道良心。都攝六根的功課不知不覺鬆弛了，十年下來我警覺到有些道親的身口意行有了放逸現象，於是決定停止所負責的工作，重新檢討、思考行道的方向。

有一天，有點傳師突然來告訴我，說我們過去修道的
方法都是用錯心、錯用心了！他告訴我「吾人身上有如來藏」
的事，修道的目的應該是追求開悟，明心見性。他送我一本
平實導師的著作——《心經密意》。一開始，我因缺乏佛學
基礎而無法領會，緊接著點傳師通知我 平實導師將蒞臨高
雄演講的消息，希望我能夠撥冗參加。點傳師推薦 平實導
師為證量甚高之真善知識；由於這位點傳師所言皆有所本，
故我樂於信受。

我對於 平實導師的演講內容很感興趣，他說「所知障」
指的是人們對正法知見的所知不足，會導致成佛之道的遮
障；善知識所授的佛法正確與否，通過大乘經典的檢驗無所
遁形；大乘經典的通達，對提早進入見道位的助益甚大。又，

我對於平實導師敢於揭露密宗的男女雙修邪淫之法大表欽佩。過去在尼泊爾有位大陸籍的道親，提及曾在西藏喇嘛寺大殿中，目睹喇嘛與女信徒公然行淫，情節有如上演活春宮，其甚為不齒。由於這事屬匪夷所思，那位道親的揭露被當成是詆毀喇嘛的惡口業。直到有一天，一位不丹王國朋友，爲了學中文而住進我家，她畢業於印度德里大學的生死學系博士班，來台前是不丹王國國家圖書館中掌管喇嘛文物部的負責人，對於喇嘛教的文化、生態甚爲瞭解。爲了證實平實導師並非無根生謗，點傳師當著大家的面向這位女博士請教其事，得到的回答是：「喔！這種事是上師（仁波切）才可以做的，一般的喇嘛是不可以的！」

足見平實導師是一位智仁勇兼具的真善知識，揭發喇

喇嘛教的敗行須有很大勇氣，以目前喇嘛教勢力如日中天，外加國內各大山頭大師們交相攀附，喇嘛教儼然以藏傳「佛教」自居，正指導著國內的佛教朝藏密化轉型，平實導師的作為極易惹禍上身。聽完平實導師的演講，我與幾位道親決定參加正覺同修會為期兩年半的禪淨班。

過去我為未能深入佛教經典而遺憾，進入了正覺禪淨班後，我卻為此而感到慶幸；對佛經幾無所知的我，像一張白紙，躲過了知見上的染污；而以往所受的聽命辦事，有命不敢違，無命不敢自專的訓練，運用在正覺同修會再合適不過了；我對於親教師的開示能毫不猶豫的接受，故兩年多以來，我得以無有遮障的拾階而上。我進入正覺同修會後，想起在一貫道的種種過去，充滿了感念與肯定。

作爲人天善法，一貫道對國家社會貢獻良多，很多誤入歧途的眾生因一貫道而迷途知返，道親們成全了無數的人清口素食，減少了難以數計的殺戮，坊間林立的素食館很多是道親們開立的，方便了多少持齋者。道親間那種濃得化不開的情誼，爲社會澆薄的人情注入一股暖流，也在少子化的今天，彌補了家族支援系統的不足。道親們講忠講孝，對家族、職場的倫常起了氤氳的作用。許多一貫道道親對善法的堅持，讓喇嘛教的魔手伸不進去，較諸那些披著袈裟卻引進邪淫雙修法之大法師強太多了！道親們因在善法上的篤行，故得法的資糧非常厚實。

早期台灣佛教界的大師們，常指責一貫道爲外道，勸阻人們不要參加。佛所謂外道指的是離如來藏說法而言，並無

貶抑之意。世尊的得法弟子大多數是來自外道法，當時批評一貫道是外道的諸方大師，其本身就是離開如來藏說法的人，乃是佛門外道，直到今天尚且如此。

在禪淨班上課一段時日，知道成佛之道共有五十二個階位，也得知於十信位的資糧一旦莊嚴，就會信受因果及佛法僧三寶，這些原來的外道就有機會進入十住位，進而值遇真善知識開示；明心只是這五十二個位階的第十七位，見性則是住位滿心的第二十位階；每個位階都有勘驗的準則，未證言證口出大妄語者，很容易招來已證悟者的拈提，因為佛教中的宗門法眼向來不假人情！而後尚須歷緣對境滅除煩惱，並經總相智、別相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的修學，抵於佛地而後已。這一切都有其次第性，並非一蹴可幾的。所說

的一世修一世成，唯其乃指最後身菩薩，如妙覺位的彌勒菩薩而言。以前誤將般若當智慧講，詎知般若智的生起是證悟法界實相後的事，未證悟的人所談般若中觀皆是戲論，還得一步一步印踏實的做去，便宜不得。

大乘見道法所謂的頓悟雖然只是剎那間的事，但它卻是植基於多劫的修持累積；其間有著福德的廣布，正知見的建立，定力的培養，戒律的守護等等不可勝計的努力。吾人既欲修學佛道，就別想不勞而獲一步登天。明心見性只是成佛之道中打破無始無明的初步而已，悟後之佛子還得仰仗證量高的真善知識，以善巧方便施授的方法進行般若現觀，才能進修禪門差別智，進而熏習無生法忍道種智，化長劫入短劫，去除塵沙惑；捨乎此，任何投機取巧的作

法都是不實際的。若有人不能親證菩提卻謂已得道，則此道必迥異於世尊所傳之道。世尊拈花微笑，而迦葉破顏會意；禪宗公案中被禪師當頭一棒，猛然醒悟，其間何嘗有片語隻字？故知在儀軌上口中唸唸有詞所傳之道（一貫道之三寶），肯定與歷代師師密咐的本心不同。

數百萬道親名爲已得道，包括諸位道長、老前人在內，卻了無一人能明心見性，此可證知道親們所得之道，當非世尊以心印心一脈相傳下來的道。又說得一貫道的道，往生後可升兜率天；兜率天乃三界二十八天中，位居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算是不錯的處遇，道親們能進入兜率天（編案：一貫道信徒無法進入兜率天彌勒內院，因爲沒有歸依佛法僧三寶。），猶是未脫離三界所轄；過去說得了一貫道的道就能跳出三界外，全屬誤

會。道親們所得之道與世尊所傳之法是否同道，只要請出禪宗公案的書閱讀看看就知道了。一位證悟後起修的佛子，他一定看得懂禪宗公案諸節之意涵，斷不至於覺得無釐頭難以領會。至於一貫道道親行道過程所顯化出來的瑞象，此乃所有人天善法個個皆然之事；每一人天善法的意境，都有其相應神祇護持，但不能因而遽認為神祇所護者就是世尊所傳之了義法；否則藏密喇嘛教那些面目猙獰的守護神，顯現給好淫的喇嘛們一些顯化，不就表示喇嘛們所作所為就是清淨的？

我對平實導師於每週二以DVD所播放的講經課程，剛開始聆聽時，雖然有聽不懂的情形，但我很清楚的知道一切皆直指如來藏，因此不會感到很艱澀；經過三個月後，聽來卻變得很親切，一同入禪淨班的幾位道親莫不如此。平實導

師的課聽久了，雖尚未得證悟卻能瞭解，得知佛說菩提自性乃是無始劫以來，即法爾如是自在，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皆由眾生的共業所感應而生；佛不會說過眾生是上帝或老母親所生，蓋有所生必有所滅，有生滅即非真非如也！佛性如果是被生的，則非自在、自性，應改稱他在、他性才對。一貫道說的老母親與上帝乃是同一種說法，而天主教徒與一貫道的道親，卻從來無有一人曾親睹上帝與老母親之容顏；如果要說有所見，則教徒們見到的應是權柄，道親們見到的該是天命，而這正是天主教派閥林立，一貫道政出多門的成因。反之，世尊所開示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只要如法修持，則個個可見，人人能證，且千古以迄法同一味，無二亦無三。

兩年多來，我參加歸依、受菩薩戒，常常期待布薩的日

子來臨，因為每在布薩日經懺過後，整個人都變得十分輕盈、舒暢。

禪淨班的親教師指導我們現觀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運作與虛妄性，讓我們瞭解二乘見道法，十因緣法與十二因緣法的順觀、逆觀及其差異所在。攝心爲戒、定慧等持一路修學下來，三縛結不解自解，解脫功德日日增上；有平實導師和親教師的攝受，我自信親嘗菩提果的日子不遠了！值得一提的是：正覺同修會的任何一位親教師，其身口意行都十分如法，才德兼備足堪師範。大乘實義菩薩僧團的諸位師兄姊們亦復如斯，這真是一個弘揚正法的雄獅勁旅，放眼天下無有匹比者，能側身其中，真是三生有幸！

覓得正法

— 林奕辰 —

感恩諸佛菩薩的攝受，感謝平實導師、正圓老師與正德老師的攝受，感謝所有護法菩薩勇猛地摧邪顯正；集合了這麼多的因緣，末學今日才有機會得入正法。

回憶從前，在還是小孩子的時候，面對世界的種種事物，內心時常會有許許多多的疑問。比如說，「我是從哪裡來的呢？」「周遭的人們，會有和我一樣的感覺和想法嗎？」年紀稍長，看到電影與世間人們對靈魂、天堂、地獄等等的解釋，心中的疑問又更多了。「為什麼電影裡的靈

魂一定要長得和死前的形相一樣呢？而且還有穿衣服呢！衣服是純物質的不是嗎？」「爲什麼人們都要燒紙錢呢？如果陽世燒的紙錢可以在陰間流通，那陽世的鈔票也應該由別的世界來提供。而且如果一下子燒很多紙錢，那不是就跟陽間的政府大量印鈔票一樣，會造成陰間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嗎？」因爲末學從很小的時候，就是一位充滿好奇心與求知欲的小孩。看見這世間種種令人不解的現象，以及對自身內心的種種疑問，所以從很小的時候，便很喜歡閱讀或聽聞各種稀奇古怪的書籍或傳說，無論是山醫命相卜，或是道家神仙之說、耶教救贖之道，都約略聽聞，但總覺得這些都無法圓滿解釋生命的實際本源與整個世界萬法萬物的由來。

大約在末學國小的時候，那時爸爸歸依盧勝彥（蓮生活佛）的真佛宗；而當時爸爸也希望家人都能一起歸依，所以全家也都拿香跟著拜。因為真佛宗是末學比較深入去接觸的第一個宗教，所以當時的感想是：

1、原來這就是佛教呀！不過看起來好像跟平常看到的佛教又不太一樣。

2、爲什麼真佛宗還有這麼多跟道教一樣的符咒？還有瑤池金母？

3、根據盧勝彥書中所寫的，真佛宗裡有好多可以滿足各種欲望的符咒、魔術，有沒有效還不知道，光看名字就非常地吸引人。比如說求財的財神法、求美女的愛染法等等。

4、雖然盧勝彥有這麼多的符咒可以滿足欲望，但仍然無法解決我心中最大的問題：生命的實相與意義，究竟為何？爲什麼要成佛？如何成佛？

5、雖然真佛宗自謂爲佛教，但在當時，教內只重視盧教主的書，以及他所指定的某些經。當時還是小孩的末學，並不知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經論。後來年長才知，其實不只是真佛宗，還有許多自詡爲佛教的宗派，也是只重視教主的語錄，而不常閱讀佛經，也不求理解體悟佛意。

由於爸爸歸依真佛宗之後，煩惱依然不減，所以後來父親在我國小畢業之前，就脫離了真佛宗。而由於與真佛宗結下的這個緣，使得末學之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對於所有的宗教都採取相當嚴格的揀擇與判別。雖然爸爸後來跟隨朋友

接觸靜坐氣功，也到淨宗學會去學持名唸佛，但末學總是持保留的態度，長期觀察。

渾渾噩噩地度過了求學的生涯，卸下了學生的身分之後，從小懸掛了許久的種種疑問終於到了必須面對的時刻了。就像渴求甘霖的遊子一樣，雖然長久以來便時時留意與瞭解各種宗教相關的資訊，但在進入正覺同修會之前的一段時間裡，末學比以往付出更多的精力去瞭解各種宗教的教義與經論。當時末學跟妹妹談論時，也曾談到自己對宗教的想法：「因為任何宗教都對世人宣講其終極的目標，所以任何一個宗教，若無法證明可以通過其教義與修行方法來達成該宗教的目標，則該宗教只是一種精神上的鴉片。」經過廣泛地瞭解之後，末學認為，只有佛教的法義最是深刻廣

大，最能解答心中的種種疑惑。初步決定之後，末學便盡可能地搜集資料，希望能更瞭解佛陀的法教。

有一次在書店，偶然翻到一本白話翻譯的《楞嚴經》，當時並沒有買下此書，但看到《楞嚴經》一開頭，以阿難尊者蒙難為緣起，以及隨後世尊與阿難尊者的對話，感覺非常地真實而且奧妙，於是啟發了末學對《楞嚴經》的興趣。但令人感到挫折的是，釋迦世尊在《楞嚴經》中種種深妙的開示，對剛起步的末學來說，實在是太深也太難了；而市面上所能找得到對《楞嚴經》的註解或演示，多半為科判、考據與訓詁，其中若有些許在法義上的解釋，卻往往牛頭不對馬嘴，沒有辦法從頭到尾地連成一氣（註：平實導師於二〇〇九年底，已陸續出版《楞嚴經講記》，此為全球現存唯一開演《楞嚴經》，

最正確了義的經典鉅著；精準詳實地解說世尊在三藏十二部經中所開演的如來藏妙法，全球佛弟子們切勿錯過！）。

就在當時讀經的挫折之下，末學天真地以為，既然《楞嚴經》被大藏經歸類為密教部經典，那麼也許參考一些密教部的論述，對於瞭解《楞嚴經》，可能會有一些幫助吧？同時，又在網路上看到許多人非常地推崇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都說此論總攝三藏十二部大教，好像不可不讀的樣子，所以末學也開始了研究《廣論》的日子。一開始覺得《廣論》把內容分成上中下三士道，好像還蠻有道理的，但愈是深入，就愈覺得裡面有好些個地方怪怪的，好像邏輯不太通呀？（註：曾經是鳳山寺廣論班老師的正雄菩薩，針對《廣論》是如何地錯說佛法，已寫成《廣論之平議》一書，於《正覺電子報》

中連載。將於連載結束後，彙整發行流通本。《廣論之平議》評議精確，立論有據，讀之能建立與增進佛法的正確知見與智慧。敬請想深入瞭解《廣論》的佛弟子們快上「正智書香園地」網站下載在《正覺電子報》中連載的《廣論之平議》！

後來在書店又看到令我大為驚駭的東西。有一本書，是紀錄某次達賴喇嘛在美國舉辦「時輪金剛法會」的過程，卷首上有許多的圖片與照片，著名影星李察吉爾也有入鏡。問題是在那些圖中的唐卡，上頭所呈現的時輪金剛，是一對正在站立性交的恐怖夜叉！雖然未學懂得並不多，但總知道佛法也是需要修淨梵行。不但出家人不可行淫，而守五戒的在家人也不可邪淫（非人、非處、非時、非道）。而且守五戒只能保住人身而已，若想升天，還要行十善業道才有機會。可是

眼前這個畫面，明明就是當眾在行淫呀！面對這種難以置信的畫面，當時末學所受到的震撼極大；而且之後過了一段時間，也在網路上看到喇嘛們在自助餐店買肉來吃，或是喇嘛們跟女朋友牽手逛大街的畫面（註：他們並不是偷偷地在吃肉，而是在大庭廣眾下吃肉。像是在藏密地位崇高的「卡盧仁波切」過生日，他們就是集體吃肉來慶生。）

後來在鑽研各種關於藏密的修行次第之後，也明白確定，雙身法是西藏密宗的無上根本大法。想求「即身成佛」，要靠雙身法；要修練各種手印、密法，也要靠雙身法；可以說，任何一位喇嘛與藏密學人，他們最終都是要走上這一條路的。

但問題是，藏密喇嘛們的這些行爲或修行方法，明顯地

完全與《楞嚴經》中世尊所開示的聖教相違。任何一位學佛人都知道，佛是不誑語、不異語、真語者、實語者，只有貢高傲慢、不解佛意的人，才會認為世尊會說出前後不一的話。然而《楞嚴經》的經文，是如此地說理清楚、條理分明，其義是如此地深奧微妙，絕非一般的世俗人所能寫成。如此說來，完全與《楞嚴經》相違的西藏密宗，不禁令人懷疑：他們真的是佛教嗎？（註：進入正覺同修會修學之後，才知道無論是《楞嚴經》、《法華經》、《心經》、《金剛經》……，世尊所說法皆以第一義諦正理貫串佛法三乘經律。若說《楞嚴經》是偽經，則等同於謗世尊所說法皆為偽法。）

縱然有人會以種種解釋來為雙身法找藉口，但無論是任何一種修行方法，總是不能違背因果定律。就像煮沙不能成

飯的道理一樣，在《楞嚴經》卷六裡，世尊也明講了：

阿難！云何攝心、我名爲戒？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墮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婬，爲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婬，是名先佛如來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

是故阿難！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祇成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石沙成故。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根本成

姪；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姪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然而，西藏密宗卻想要「以貪止貪」，就如在火上添油一樣，其火勢必然愈猛烈，永無止息的可能。

而且後來從宗喀巴的另一本根本作品《密宗道次第廣論》，以及藏密諸多「法王」的論續中也瞭解到，藏密的雙身法，並不是只修一次即可，而是要天天修、時時修，性交過程不可中斷的。這就好像某個吸毒的人，自說要以毒品來練定力，想要「以貪止貪」，但我們卻看著他天天吸毒、時時吸毒，究竟他的定力在何處？他又止了什麼貪？這也是不辨自明的。

又有人辯解到，藏密的雙身法，男女雙方並不是真的交合，只是陰陽相抱在練氣而已。假若真是如此，那藏密的雙身法，比起道家的小周天、大周天，在層次上又低俗太多了。

再進一步想，《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二十中，記載了欲界人天眾生等淫欲之相：「閻浮提人男女交會，身身相觸以成陰陽。拘耶尼、弗于逮、鬱單曰人亦身身相觸以成陰陽。龍、金翅鳥亦身身相觸以成陰陽。阿須倫身身相近，以氣成陰陽。四天王、忉利天亦復如是。焰摩天相近以成陰陽。兜率天執手成陰陽。化自在天熟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暫視成陰陽。『自上諸天無復婬欲』。」「人類與畜牲等眾生，以交合射精為淫；阿修羅、第一四王天與第二忉利天以男女交形合氣為淫，第三夜摩天以相抱為淫，第四兜率

天以執手爲淫，第五化自在天以相笑爲淫，第六他化自在天以相視爲淫。也就是說，層級愈高的欲界眾生，他們相淫的行爲便愈淡薄。反觀藏密的雙身法，是要與多名未成年的少女，日夜不停地雜交，再將交合過程中，二根所生之液體喝下，名之爲灌頂。此種嚴重的淫貪，早已遠離天人與人間的境界了。（註：平實導師於二〇〇二年出版了四輯《狂密與真密》，精湛地闡述藏密的錯謬與佛法的正修要道。《狂密與真密》的內容已公開於網路上，供大眾免費下載。想瞭解佛法正訛，或者想窺破西藏密宗種種西洋鏡的學人，敬請把握值遇正法的良機！）

再論及喇嘛們吃肉的問題，總有不少人會說，西藏地區因爲氣候的關係，蔬菜不易取得，故不得已而食肉。但現在網路發達，資訊流通快速，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看到，原來在

西藏地區的蔬果供應，其實是非常豐富的！而且也有證據顯示，喇嘛們是在自助餐店裡點「雞腿飯」來吃，這就表示喇嘛們是在「自由意志的選擇」之下吃肉，並非環境氣候等因素逼迫而吃肉！事實上，喇嘛們吃肉的原因，就是爲了能夠擁有長時間勃起的性能力，好用來修雙身法！

也有人說，喇嘛吃肉，是在超度被吃的眾生。但仔細一想，眾生最寶愛的，莫過於自己的身體；無論自己的美醜如何、高矮胖瘦、四肢健全或有缺陷，每日總會想要吃點什麼好料的，或擦點什麼保養的，來「多愛自己一點」。若是有人蓄意要殺傷自己，第一個反應也都是要抵抗或是逃離；而眾生若是被殺害，其憤怒的心情，可想而知。如果說喇嘛吃肉是在超度眾生，那麼試問喇嘛自己是否願意犧牲生命給別

的喇嘛吃？如果自己都做不到了，怎能厚顏要求其他的眾生犧牲生命來布施肉身？

綜合以上所述，當時末學的心情是十分地沉重複雜，心想：難道這世上已無真正的善知識可以引領大眾深入正確的佛法？難道自己就要抱著自小就有的疑問，庸庸碌碌地過一生？

後來在某個因緣時節中，偶然發現正犀菩薩寫的《真假活佛》一書。當時看到此書名，第一個印象——直覺此書應與盧勝彥有關，因為在很多的宗教書籍之中，只有盧勝彥常常在自己的書中以「蓮生活佛」自居。拿起一看，果然如是。當時的閱讀感想是，此書內容條理分明，說理清晰，對於真佛宗在法義上的錯誤，皆提出證據明確的評論。而《真

假活佛》的作者在一開始也提到，他對於三乘佛法的實證智慧，皆是受教於平實導師。當時末學便認為，身為弟子的作者，就可以寫出如此有智慧的內容，那當師父的平實導師一定更是不得了！

接下來又因為在調查藏密雙身法與五甘露的相關資料中，意外地在網路上閱讀到《狂密與真密》的全文電子版。記得當時是要調查「大香小香」的細節，原先以為「大香小香」是宗喀巴用來修練雙身法的「明妃」（好像後宮佳麗三千人的用法）之名，結果卻發現，「大香小香」竟然是用來製作「藏密甘露丸」的大便與小便！（註：對此吃屎飲尿的行爲，世尊在《楞嚴經》中已預先破斥。詳情請見《狂密與真密》四輯。）

藉由《狂密與真密》的網頁電子版，末學才有幸拜讀平實導師的其他鉅著：《無相念佛》、《念佛三昧修學次第》、《邪見與佛法》、《大乘無我觀》、《甘露法雨》……等。末學閱讀後的感想，就如同會中某位曾在廣論班待過數年的師兄一般。這位師兄在進入正覺前的數年間，曾詳細比對過藏密的說法與平實導師的說法。他發現平實導師在書中，針對藏密的外道知見所破斥的言論，全部都是真的！而平實導師所開演的如來藏正法，的確是釋迦世尊在三乘經典中所貫串的核心妙理，完全能夠補足師兄在他學佛過程中所產生的疑惑與空洞！

當時雖然有幸能遇到平實導師的著作，但由於過去所接觸的因緣，以及眼見時下種種附佛外道的橫行，而且佛教

界全球知名的各大山頭，全都一致指責「平實導師為「邪魔外道」，網路上排山倒海而來的非難，都說「蕭家班的都會批評人」。一想到盧勝彥當初是靠著罵林雲起家的，所以一開始末學的戒心非常地重，就連向台北講堂請閱郵寄結緣書，也是不敢署名。在接觸「平實導師著作的一開始，末學仍是在網路上很努力地蒐集「批蕭文章」來研究。

當時的想法是：1、藏密就算是錯誤的，這也不代表正覺同修會就一定是正確的，所以還是要小心地揀擇。2、在這些反對正覺同修會的文章中，假如可以看到引經據典、說理清楚的言論，而正覺同修會又無力提出更令人信服的辯駁的話，那末學也許就不用花太多時間去瞭解正覺同修會了。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就當時末學所見，幾乎有九成以

上的「批蕭文章」，都是內容空洞的謾罵與挑釁，不但無力引用教證來證明自己的論點，甚至還有不少人只是單純地想保護自己的喇嘛上師，在自己都不瞭解雙身法的情況之下，憑著一股蠻勇，也跳下來發言加入論戰。試舉一個當時在網路上看到的典型例子，有個人這麼說：「我想問問看？……現在的人除了試管嬰兒外……哪一個人不是父母雙運而來？」但如果真的有去深入瞭解雙身法的人，就會知道，雙身法並不是指夫妻之間的行房。要修練「無上瑜伽」的雙身法，所需要的是「多位」「未成年少女」當作「耗材」，來供喇嘛們性交，而且不是做一次，是天天做、時時做、分分秒秒都要做。而已成年的女孩，無論是否已婚，也可以用來作為其他「秘法」的「耗材」。理智的人都知道，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法律，性侵未成年人的幼童皆是重罪；而和有夫之

婦性交，也是一樣要判刑的。

當時又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有不少人轉貼，由索達吉喇嘛所撰寫、針對平實導師而來的《破除邪說論》。結果一看，卻發現其中有不少自相矛盾之處（當時一看就發覺有許多錯，而現在看來，錯誤更多）。略舉二例：

1、索達吉喇嘛以：「……威音王前，無師自通尚可；威音王後，無師自通則名天然外道……」，來否定平實導師。但問題是，釋迦世尊當年捨棄外道六師，獨自在菩提樹下證悟成佛，是否索達吉也將世尊視爲「天然外道」？

2、索達吉在文中又說：「……不過密宗祖師就不可同日而語了。真實證悟的密宗大德基本都有其不共的授

記，並有有目共睹的弘法事業、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著作以及圓寂時的種種瑞相等可供衆人驗明他們修證水平的『證據』……」姑且先不談其「授記」是否有效，其「著作」是否經得起考驗？基本上，「有目共睹的弘法事業」與「圓寂時的種種瑞相」都是非常表相的東西；一個不造諸惡、廣修福德的外道信徒，捨壽時若是生天，也可以有種種的瑞相。以「有目共睹的弘法事業」來評判正邪的說法，說穿了，就是「官大學問大」的心態。如果可以用這些很表相的東西來評判法義正不正確，那佛教與其他的宗教又有何不同？

（編案：以上資料引用自 http://www.bodhi-citta.org.tw/new_page_97.htm，下載時間：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日。）

原本預期能目睹精彩又富有深度的辯論，但看起來似乎

是不太可能了，只好由自己來判斷。本來是打算先看完所有從正覺同修會請來的結緣書，由自己來決定是否要親近同修會，但在閱讀完《無相念佛》與《邪見與佛法》之後，只覺平實導師用詞懇切，內容也十分契合。世尊在經中所說，而且不知為何，當時一見到書中所寫的「如來藏」三字，格外地感到親切，實在是讓人無法捨棄想更進一步探究的念頭。於是先將請來的《無相念佛》一書，推薦給渴求佛道數十載的父親閱讀。父親閱畢，即大哭一場，並且隨即要末學查詢近期內是否能夠報名上課。現在想起來，末學十分感謝父親的護持，由於父親的信力與決心，現在全家人都在正覺同修會中上課，共沐正法雨，成為相互扶持的同修道友。而當時在等待新班上課的期間，末學仍是繼續多方蒐集正反二方說辭，並且與三乘經典詳細比對之後，才漸漸瞭解，原來平

實導師所說的法，才是真正完全符合世尊的教法；也逐漸地明瞭，在世人對佛經斷章取義、錯解佛法的情況之下，若沒有平實導師與眾菩薩們不惜身命地做法義上的辨正，整個佛教界就只能不斷地墮落，也很難將佛法延續到月光菩薩出世的最後五十二年。而末學的家人，從一開始的疑慮，到現在全家皆進入正覺同修會修學，都要感謝諸佛菩薩的方便攝受，也很感激平實導師與會中諸菩薩們的慈悲勇猛。由於諸菩薩們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而毅然扛起救護佛子的重任，今日末學全家才有幸能熏習正法。

又由於平實導師的慈悲，在新班開課之前，導師特地南下高雄演講《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第七、八識有可能是意識嗎？父親與末學也一同前往聆聽。一開始，末學

與父親走到了隔壁給老會員看演講視訊的大樓，只見當時在場的老會員，各個相貌莊嚴，行止有序。有位菩薩看我們父子倆像是新來聆聽演講的，便好心地告訴我們，隔壁另一棟大樓是留給我們的，我們可以在那裡親見平實導師演講。於是我們父子倆便匆匆謝別菩薩，趕緊到隔壁的會場。

到達演講的會場時，只見會場裡人山人海，有不少人懷著滿臉興奮的表情在等待演講的時刻到來。猶記得在開始前，末學先去洗手間上廁所，身旁一位不知名的師兄可能真的是太高興了，正巧與末學四目相對時，那位師兄就突然對末學笑著說：「我等這個講堂成立，已經等了五年了！」

正當演講快要開始時，爸爸與末學便找了盡可能靠近講

臺的位子坐下來。一開始末學還在猜測，平實導師會不會是講臺旁站立的那一位呢？還是靠近出入口的那一位呢？等到平實導師在位子上坐定，才發現眼前這一位長得瘦小，看起來很普通、很平實的「歐吉桑」，就是能為大眾開演釋迦世尊所傳諸多勝妙法義的大善知識！

雖然末學在演講的前幾日，有惡補一點點平實導師的著作，但發覺平實導師所說的，有許多都是前所未聞的法，不但分析合理，而且也清楚有序，聽得讓人不覺得疲累，只感覺演講的時間是過得如此地迅速！會後平實導師還慈悲地開放聽眾發問，就像真金不怕火煉一般，完全無懼於任何稀奇古怪，或是來意不善的發問。末學當時也藉此難得的因緣，向平實導師問了幾個問題；平實導師非常親切而認真

的回答末學的疑問，而末學也從平實導師的回答中，解決了許多的困惑！末學當下就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好好地安住在正覺道場中，精進修學了義正法！

現在末學進入正覺修學，已經過了三年多了。每週一次的進階班，與每週二晚上平實導師親自講經，是末學平時忙碌生活的最大享受。平日有空閒恭讀平實導師的法寶，若是剛好讀到能解答內心疑問之處，常常會有「應當如是！確實如是！」的喜悅。若要說「能進入正覺，是我此生中最正確的選擇」，則是一點也不誇張的！願所有有緣佛子，皆能安住在正覺宗門之下，一同親近大善知識，聞熏正法，早證菩提，同圓佛道！

末學

正辰

合十敬上

入正覺二年記

— 鄭國 —

一、 本文緣起

隨著現代化地球村的時代來臨，自由經濟高速發展科技文明日新月異，生活品質的提升與物質的享受是現今社會的主流思想，財富的追求是現代人終身不渝的生活目標，仁義道德只是古代的教條，宗教大多是來勸人爲善的組織。在我國流傳已久的佛教也隨著現代化的腳步，普遍的被知識分子認爲只是一種道德勸說甚至是一種迷信，佛法的道理與現代的知識風馬牛不相及。而在民間稱之爲佛教活動的，又是林林總總五花八門讓人目不暇接，有人燒

香有人拜拜，有人四處逛道場，到處捐香油錢，大多人云亦云。上焉者，還知道佛法義理深遠；中焉者，還能眾善奉行，或認為吃素就是佛教，或認為行善就是佛法；下焉者，就真的佛道不分，到處燒香拜拜求美眷、求兒女、求事業順利、求財源廣進、求健康長壽，問他：他也說是佛教徒。問題是這樣的族群還為數不少，也難怪大多數經過現代化教育洗禮的知識分子，視佛教徒無異村夫愚婦，只求怪力亂神了。

末學亦是自詡為現代的知識分子，以往也認為佛教徒就是嘴巴唸唸佛經，有事沒事求 佛陀保佑，對佛教徒的種種作為總覺得迷信大過理性。有幸接觸佛法以來，藉著良師指點迷津因勢利導，深入淺出的解釋了一些佛法的道

理，算是開了一點點智慧，才知道自己的淺昧無知，才知道佛經不是用眼睛看的；內涵的智慧猶如萬仞宮牆，有如《論語》所說：「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然而內中的道理言簡意賅，若無善知識引導，真的「不得其門而入」；只見文字表相，不見內中生機盎然的生命智慧，那就令人扼腕——太可惜了。雖然末學接觸佛法受學不久，自知智慧仍屬粗淺，然而生活與生命的見解已然不同，非常受用。今日不敢敝帚自珍，且以自身修習佛法後的轉變，做個告白；若能引起一些以知識分子自居，視佛法為迷信，「不得其門而入」的大眾，有所共鳴而善自思惟，進而修學佛法，啓發智慧，體悟生命的義理，那麼或許就能賦予這篇淺見一點些微的價值了。

二、人生轉折

「二十年來蝸角爭，項莊亂舞志沛公，一朝攬鏡自返照，滿身瘡痕猶未知。」末學人生路上，自幼不知何去何從；見著芸芸眾生汲汲營利，自不例外，也是跟著人家追逐著繁華人生，在酒色財氣的大染缸中揮霍生命。二十年來於北中南、大陸上海工作經歷還算豐富，仗著一點小聰明與人緣，總能佔著主管的位子虛應故事，自以為長袖善舞，遇事總不留口德；自以為是，造就了不少的傷害，累積了無數的悔恨。在這段茫然無知的生命歷程中，總認為事業名利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直到走到生命的低潮，一事無成的回到台南老家；大夢初醒，才發現這輩子的所作所為，對世界人類、對國家社會、對父母、對家庭乃至個人，多半是損人不利己，

沒有絲毫貢獻，返觀自照只有慚愧到用「滿身瘡痍」來形容。然而在末學回家鄉重新接觸父母的過程中，也漸漸接近善緣；從《了凡四訓》、《余淨意公遇灶神記》甚至最簡單的《弟子規》，都給末學相當大的震撼，知道自己對生命中簡單的是非善惡，居然都迷迷糊糊；尤其《了凡四訓》末學幾乎是用背誦的方式在讀。這樣漸漸的洗心革面了幾年，或許善緣漸漸具足，經過了一點曲折，終於進到了正覺同修會的大門。上了禪淨班的第一堂課後就遇到平實導師來台南演講，興沖沖邀請學佛多年的大姊一起參加；想不到演講會隔天，大姊邀集亦是學佛多年的大哥大嫂，一起責難說什麼白衣說法、外道評論僧寶。還好末學不懂佛法，對這種教條式的責難不以為意，演講會上雖有許多不懂之處，只是依邏輯性而言，平實導師說法條理分明，尚無不符邏輯之處。倒是

大姊推薦的「正信的佛寺」，每有法會就是要消災祈福、灌頂加持、齋僧超度；這些末學還不排除，只是法會傳單每個項目就像菜單一樣，都分門別類列出清單、訂出價目表，末學反倒深深不以爲然。佛教不是教我們眾生平等嗎？爲什麼交多錢的就是功德主、懺主？佛教不是教我們無所求的嗎？爲什麼交了錢法師就幫你消災祈福？爲何這麼像世俗人在交易做買賣？所以雖然對大姊他們還是滿懷敬意，卻不太信受他們學佛多年的見解，就隨順自己的因緣安住在正覺講堂，努力瞧瞧這位大姊口中的「白衣外道」在賣什麼膏藥。

三、 修學歷程

末學在參加正覺同修會前，少有接觸佛學，佛法經論除

了《心經》、《六祖壇經》之外，大略翻閱的也沒幾本；大師的著作看過一些，立身處世的道理說得頭頭是道，心中感動，習性卻依然故我。正式報名參與同修會後，就在台南講堂週四班余老師座下，學習了一年有餘。正覺講堂，不辦任何收取功德款的法會，課程都是免費，不需繳交任何半強迫性的功德款。入門課程就需要兩年半，沒有光說不練的道理宣說，著重解行並進，真是一個特殊的學佛場所。正覺同修會有一個善巧方便的行門——無相拜佛，對治一般大眾攀緣躁動的心念；清楚的佛法大綱與修學次第，讓初學佛者就能提綱挈領；深入及淺出的說法，攝受理解能力不同的學子；由親教師親證的功德受用，傳授學子經由聽聞佛法熏習正知正見，反覆思惟，進而身體力行，親證個中道理。

余老師是末學的親教師，除了正式課程的傳道授業解惑外，余老師爲了提升學子們的智慧，經常勸同修們每週二到講堂，聽聽平實導師講解《金剛經》。平實導師講經，真的不是一般大眾的程度所能意會的；末學從《金剛經》第二十二分的〈無法可得〉開始聽課，到第三十二分的〈應化非眞〉聽完，包括繼續聽聞《實相般若波羅蜜經》，聽了一年多，慢慢的才聽出一些心得。

平實導師講解經文當然也得依文字表義解說一番，末學雖然才疏學淺，文學底子平平，依文解義還算可以理解。但平實導師短短的經文解釋完，就要起禪門大刀，又是事說，又是理說、宗說；本來七八分懂的，被平實導師從事相、理相、宗門說一說，當場懂的剩不到一分，才知道不是完全

聽懂。下課迴向完，只得摸著丈二金剛回家，心裡面只能像平實導師說的「且待下回分解」。禪門法要智慧如海，禪師也是手頭很儉，公案的文字言說中，總是畫龍不點睛，處處伏筆。還好禪師手眼千變萬化，總是不離其宗；加上平實導師在課程中，也扮演法師的角色，以法師身分說起法來就毫不吝嗇；多多熏習，去蕪存菁整理一下，是佛法非佛法，是方便說還是究竟說，漸漸也能釐清脈絡。末學也算略有善緣而能安住聽法，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熏習久了居然也聞出一點味道來；加上余老師課堂上的知見教導，終於可以稍稍看得懂平實導師的書籍，由平實導師的書籍再進入佛法大海，總算沒有茫茫然不知所云。總算體會到原來眾生智慧高低差別如此之大，原來閱讀經文要如此聞、思、修，原來人真的可以從理解現觀中去改變心性提昇

智慧。末學雖然經文不熟也不透澈，宗門更是門外漢，但現在讀起經文，雖未能深解義趣，總算學了點入處，在事理上也有少分心得，不敢吝惜，希望能藉此野人獻曝，分享修學歷程。

四、井蛙窺天

人類自稱是萬物之靈。其實以現有的科學知識而言，從空間來看，浩瀚的宇宙中，地球也不過是這個宇宙星系中的銀河系邊緣之太陽系中的一顆小行星而已。從時間來看，地球上人類的起源也不過約兩百萬年而已，如就文明的發展也不過這五千年或一萬年，甚至以工業革命來說才兩百年，相較於這地球的四十六億年，這個宇宙的一百五十億年，真的如滄海之一粟般微不足道，何況尙且未推論到是否還有宇宙

之外的時空。所以如果由發展幾十億年的文明，來看現今地球的文明，當然就會覺得人類的幼稚無知與野蠻了。所以佛經中對此時期的地球與生存其間的眾生說是五濁惡世，所謂劫濁、命濁、見濁、眾生濁、煩惱濁，其實是相當容易由科學角度去理解的。

佛陀以其悲願示現在五濁惡世的人間，依眾生根器不同而有不同的方便說法。十方世界的菩薩摩訶薩，亦各依其因緣及願力來此示現說法及向世尊請法，是以卷帙浩繁的佛經，有種種因應眾生而開示悟入的知見，亦有菩薩摩訶薩的甚深智慧。只是人類的壽命與智慧有限，所能體會的只不過如大海之一瓢。如同大學教授所開的一門課，小學生即使努力聽取，即使不是鴨子聽雷，頂多也只能以小學生的理解能

力，去領會所能認知的一小部分。然而果真能領略出這一小部分，對這小學生而言，卻是如同開啓了一扇智慧之門，未來就可以漸漸次第體會到大學教授所傳授的智慧。

所以修學佛法首重不在皓首窮經、埋首典籍，而是在於如何開啓那扇智慧之門；自忖若非大智上根之輩，當覓善知識攝受教導，才是會取佛法智慧的不二法門。問題是大善知識難遇，在這眾生拙劣的世間，不見得表相莊嚴、徒眾眾多、聲名遠播就是善知識，有時善知識的見解還離經叛道凡俗不容。君不見哥白尼五百年前提出「地球繞日」說時，上至君王、教皇，下至一般平民，多是嗤之以鼻，只相信雙眼所見，認「太陽繞著地球走」才是正理。所以人云亦云，肯定與善知識無緣，福德與智慧才是親近善知識的因緣。

五、身心受用

末學原本是「貪瞋癡慢疑，樣樣皆不離」的凡夫個性，自私自利，行有不得，老是怨天尤人。在正覺同修會一年多，的修學後，財色名食睡的貪著與煩惱居然漸漸轉為淡薄了；一向美食主義，居然能淡薄貪味，持續吃素；工作事業上即使回報不多，也願意辛苦承擔不為所苦；爲了年邁父母，也另外租屋接來同住，略盡孝道；遇有煩惱還能反求諸己思惟改進；這以末學以往的習性而言，幾乎是不能想像的事。在種種做人處事世俗法的道理上，也漸漸能不被表相所左右，而稍稍能體會表相內的本質；在個人與社會，家庭與親友，工作與事業中雖未能盡如人意，卻也漸能知所進退，學著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很是受用。

末學的人生歷程與多年從事科技產業，以世俗智慧來說，還算有點小聰明，非屬迷信之徒；然末學自知是到同修會修學了一年多，才稍有開竅的。看很多人進講堂，聽了三五個月甚至不到三次，就不願再來，真覺得是入寶山空手還。何況有更多人士，聽聞是居士說法，尙未一窺全貌，就已預設立場遽下定論，那就與善知識無緣一會了。

提出一點個人淺見與心得，這在久學佛法的大德們，當然不值一哂；只希冀如有新學同修及會外大眾，在聽聞平實導師說法或研讀平實導師書籍及經文上，老覺得隔靴搔癢不得其門而入時，藉此而知有個他山之石，曾經也是如此這般；在同修會中安住聽法久而久之，也漸能稍解義理，身心受用，而願意相信末學所言不虛；進而來同修會安住學

法，進德修業，那末學也就與有榮焉了。

六、擇法智慧

「般若爲導，五度爲伴；若無般若，五度如盲。」同修會的教學內容非僅在道理宣說，亦重理解；理解道理後行持才不會偏差，智慧才容易生起；而由智慧的提昇，才能漸次理解到佛經的甚深理趣，對事理上的本質也容易如理思惟，不惑於表相。記得前時陪家父看電視，正好轉到宗教台，拍攝的是某寺院的住持在大雄寶殿中長跪誦經，佛號的背景聲音襯托得甚爲莊嚴。此時插入一段畫面，這位住持說將舉辦一場法會，歡迎諸方大德多多護持。本也合乎情理，只是螢

幕上一直重複出現的跑馬燈字幕——「己未得度，先度他人，菩薩發心」頗為醒目。我想會內同修來看，肯定大大不以為然。怎麼自己尚未得度，就想要先度他人？萬一成了泥菩薩過江，一盲引眾盲，相率入火坑，恐怕只能「披毛戴角還」了。一般大眾知見不足智慧不夠，無能判別，都是從表相判斷事情。只要覺得師父莊嚴慈悲，就忙著發心護持，出錢出力。至於師父會不會度，要怎麼度，要度人到哪裡去，卻都無法分辨檢擇。末法時代眾生的確可悲又可憐憫。（作者案：後讀平實導師書籍，證實果然如此。《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有相似經文，但尚有三句「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經義是說菩薩尚未度到究竟的彼岸，自覺未圓而仍能發心度眾；這句「自未得

度」的意思是指出尚未成佛，而非尚未開悟；意思是自己尚未成佛而願意度化眾生的人，即是菩薩發大悲心。少了後三句，就沒有自覺未圓之意，成了「自己有悟沒悟、會不會得度都沒關係，要先去度人，這就是菩薩的發心。」這位住持如果是引用經文，當知經文義理，肢解取用就成了斷章取義，不免誤導眾生。《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三世尊有言：「猶如有人自己沒溺，復欲度人者，終無此理；己未減度，欲使他人減度者，此事不然。」多讀經文，此理甚明。）

真的若不能生起實證的智慧，如何能瞭解經中的佛法？不解佛法又談如何受持？只有受持經義中的正理，如理思惟，生命才能有超然自在的見解。現代的電腦科技雖然讓經文閱讀變得容易，然而經文義理深奧之處，若無善知識開示

引導，時空背景不同的現代人，依著現代知識來依文解義以致斷章取義，也就司空見慣了。是以不少學佛人士，早課晚課發心精進，學佛多年，依舊煩惱不斷，習氣依然。所以佛在《法句譬喻經》卷二說：

雖誦千章，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惡；
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

真是一針見血。修學佛法我們說要「信解行證」，從佛語不虛我信受，到親證佛法，行門是重點所在；若無明確可行可證的行門，佛法只成戲論，只是一門學問。然而要有正確的行門，慧解就是一個關鍵；若無隨文入觀的能力，光從文字表相，依著今生所學的知識常識，如何能理解佛法的甚

深微妙呢？所以依著善知識的引導詮解，才能增進我們慧解的能力。只是世尊早已開示，此是末法時期，若是末法時期而正法時時可聞、處處可學，世尊所言「末法時期」不就成了「不如實語」？在這末法時期，出家容易，信徒眾多，個個山頭動輒百萬信眾，表相佛法蓬勃興盛；灌頂、拜懺、授戒、祈福、弘法、消災、講經法會，此起彼落好不熱鬧；人間佛法大行其道，放生、超度、趕經懺……等。然而平實導師不願現出家相、不受供養，除了依菩薩法道次第的修持，爲了破除眾生表相崇拜，也有一些不得不然的道理。

七、請入寶山

末學智慧淺薄，人生路不知所由、不知何止？有緣來同

修會修習一年佛法，即能心得安住，淺昧智慧略有所增。同班同學定力慧力優於末學者，大有人在。末學其實文筆不佳，會用心寫此淺見，實因自己走過茫然無知的歲月，知道自己不知生命何去何從之苦。以自己的心性轉折與淺薄見解來作野人獻曝，無非是希望讓向未來聽聞 平實導師說法的新學同修以及會外的教友們知道：能來同修會進修，即便尚未明心見性，只要能熏習正確佛法知見，亦能提昇智慧，身心受用。雖然正覺同修會教的是菩薩法門，如果慧力不足、定力不夠、不能配合行門——無相拜佛之功夫、無法累積福德資糧，那學起來可就備感辛苦，容易退轉。但想末學一年多來，事業工作尚未熟稔，歷經收了一家店，重新裝修另一家店，重新開幕；找房子接父母同住，搬家安置；末學這樣的情形還能隨緣進修，您若非福薄慧淺之輩，肯定成就數倍於末學。

一般開經偈上所言「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多少人有機緣能夠得遇善知識，並體取經中微妙甚深的無上法，進而受持、讀誦、正念、思惟，的確是難能可貴？《金剛經》言：

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

光是聽聞佛言甚深了義之佛法，而能不驚不怖不畏，就已經是甚為稀有之人。佛經上世尊甚深了義的句義、實相般若的智慧，諸菩薩摩訶薩由恆河沙劫以來所修學的智慧，都不是以身為人類一、二十年，或三、四十年的學習或歷練可以意會的。善知識的攝受教導，是增長佛法智慧修行增上的最大關鍵。

最後普願天下佛子，修學佛法能夠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如有善知識依止，亦能不惑於名氣與僧衣，仍能如理思惟，依法依義依智依了義經，而能通達文字般若乃至實相般若，進而深解佛經義趣，由聞思修證上地地轉進，安忍修學菩薩摩訶薩法，已利利人，已達達人，利樂有情。（註：依色身是否出家之表相選擇所依的善知識，即是依其人身而不是依其法義，名爲依人不依法。）



邁向正覺

——蘇進國——

憶起約十七、十八年前，因身體不適，經由一位代書朋友介紹到一間精舍禮佛；一踏入佛堂，迎面一位比丘尼師父即告知我：「你腎臟不好，要注意。」當時心頭一震，何其玄妙呀！還沒開口就知道我的情況；當時由衷的佩服，也就在其精舍安住七、八年。期間，每逢初一、十五或佛菩薩聖誕日，就起個大早，趕赴精舍做五點的早課；課誦完後吃早齋，中間休息聊天；十一點午供，午供完畢吃過午齋即各自回家。有時會想：難道佛法只是初一、十五誦誦經而已嗎？

雖有疑，但因緣不具足，沒能值遇善知識也無可奈何，只有消極的離開。

後來在一個機緣下，到住家附近的一個居士家裡，是對退休夫妻所創辦，星期一晚上誦《地藏經》，星期日下午教基本佛法知見，雖比起之前初一、十五誦誦經而沒佛法知見強多了，但總覺得似乎少些什麼，卻又說不上來。

有時，企圖從電視佛教台裏找答案，結果都無功而還。有大法師開示：「我們只要招集五百人，就有一千隻手、一千個眼睛，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了，來做環保菩提、醫療菩提、人文菩提，救度眾生就不成問題了。」乍聽之下，似乎有道理，但觀世音菩薩是等覺菩薩，用五百個凡夫就可以替代嗎？就如同用五百顆石頭來頂替一顆寶石，這

樣行得通嗎？而且經典只說聲聞菩提、緣覺菩提、佛菩提三乘菩提，並沒說環保菩提、醫療菩提、人文菩提，顯然這位大法師說法與經典不符，差異很大！

又有法師開示：「阿羅漢就是佛，差別只是佛是自證者，阿羅漢是聽聞佛法而證悟者，證量都一樣。」可是我們在經典開頭常讀誦到：「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羅漢，眾所知識……。」那豈不是同時有一千二百五十個阿羅漢佛，在佛座下聽聞佛法嗎？那豈不是違背佛的開示：一個三千世界只有一尊佛住世嗎？而且證阿羅漢果，快者一生即可以成就，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這樣佛與阿羅漢的證量會一樣嗎？如果說，阿羅漢就是佛，然而佛入滅後，爲什麼沒有一個

阿羅漢敢說自己就是佛？真的如法師所說，佛與阿羅漢證量都一樣嗎？

又有法師開示：「只要把一切事物放下、不要執著，心無雜念、一心不亂，心就清淨，真如就顯現了。」可是我們在行住坐臥當中就有雜念，心就亂了，不住在一念不生中，難道真如就不見了？就斷滅了？那豈不是真如有時在？有時不在？跟《心經》講的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不就顛倒了嗎？

又有法師開示：「原始佛法四阿含才是佛親口說，大乘佛法是後人爲緬懷釋尊而創造出來的，非佛親口說。」照這樣的說法，不就是說，後人比佛證量還高嗎？可是經典記載，世尊三轉法輪：初轉法輪說解脫道、二轉法輪說般若諸

經、三轉法輪說唯識方廣諸經，大小乘都涵蓋了。況且如果世尊若只說二乘解脫道，沒說大乘成佛之道方廣諸經，代表說法還沒圓滿，世尊是不可能入滅的，所以法師如是說法似乎和經典差很大。唉！本來是要從電視佛教台裏找所欠缺的答案，卻問題越來越多，疑惑也變得更多，只好等待因緣，值遇善知識再解決疑惑了。

在一個偶然機會，一位師兄送一本結緣書，當接過手，看到「無相念佛」這四個字，這下不得了！從沒有過的震撼力，有如觸電一般，心跳加快；「無相念佛」這四個字，不知所以然地一直在心裡迴盪不停。如獲至寶般，小心翼翼捧著這稀有珍寶回家，懷著既緊張又期待的心情，迫不及待的閱讀，全神貫注的橫掃一遍；似乎漏掉些什麼，再讀一遍；好像有些似懂

非懂，再讀一遍。如此殊勝的法，連讀了三遍似乎還意猶未盡，不過總算理出了一點頭緒來。其中讀到一段：

一般念佛人大多執持佛號，散心念佛。雖然稱爲念佛，但大約是打妄想的時候居多。較精進者，發覺妄想時，便趕緊回到佛號。真正精進的人，是念佛時不但心中默唸佛號，也同時憶念著佛。最後是念佛時，佛號不起，心中仍是念佛，進入無相的境地；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念佛念到無佛可念」，行住坐臥皆在無相念佛之境界中，這便是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法門之初步入門。此時一心不亂、淨念相繼、無佛形、無佛號。仍念佛不捨；得嘗法樂，無比輕安。念佛人到此地步已經通於禪法，自然能看話頭，參話頭、參公案，豈非禪淨互通？

讀到這裡，沉思好一陣子，這不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嗎？

書中所說的「一般念佛人大多執持佛號，散心念佛」，不就是在說我嗎？如此有次第的鋪陳，從無相念佛、看話頭、參話頭、參公案，明心見性，地地增上，進而邁入成佛之道，這不就是我朝思暮想所要追求的吗？這不就是之前，一直說不上來，所欠缺的嗎？等待許久，終於露出了曙光，彷彿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如今找到了，終於找到了！發自內心的吶喊，這才是我要的！終於找到善知識，可以解決多年的疑惑了，比中樂透還樂。當然機不可失，翻至書本背後，尋找電話地址，立即打電話，報名邁向「正覺之路」。

學佛的心路歷程——從現代禪到佛教正覺同修會

— 雷 京 —

我出生於濁水溪畔窮鄉僻壤的雲林麥寮，父母皆目不識丁，務農維生，對兒女的教育卻極為重視，就是典賣了家產也要兒女讀書的那一種父母；在家人的期盼下，順利地考上嘉義女中、國立高雄師大國文系，也完成了國立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四十學分班的進修學程。

在大學裡因一位室友（曾任嘉義香光寺第三任住持的明迦法師，目前任葛印卡台中內觀中心講師）熱心的引介，加入了校內的佛學社團——大慧學社；也開始到處逛道場，諸如佛光

山、法鼓山……等；也參加了水里蓮因寺懺公師父辦的大專學生齋戒學會，並歸依。這段時期算是個人與佛教佛法的結緣期；佛經看不懂，唯一感到親切的是《心經》和《寒山詩解》，以及一些禪宗祖師們的行事作略；雖然不懂，但心嚮往之！

大學畢業以後，分發到台中市崇倫國中當國文老師，在課堂上最喜歡與學生分享的是六祖慧能禪師悟道與繼承衣鉢的故事；另外就是一些看也看不懂的禪宗公案，但感覺其意境深遠，浪漫不拘，引人入勝！就這樣教書、結婚、生女，過著忙碌而又自覺有意義的生活！

學佛的真正轉捩點是在遇到現代禪李元松老師後，一九九二年現代禪台中龍樹會館成立，推出十個場次的演講——

《禪的公案解析》，衝著對禪的一絲浪漫的好感，懾服於李老師身上散發出來獨特修行人的特質——誠懇、如實、謙卑、溫和、耐煩、常行普敬卻又不鄉愿；為佛法不計功利的癡情傻勁，隨順因緣不強求，純粹地給予，對人沒有絲毫的主宰欲；一枝一葉總關情，卻又有扁擔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山萬峰去的豪俠本色。面對有緣接觸的人，全拋一片心，給予希望，給予溫暖；卻又坦率直言；勇於接受別人的質問、追問、盤問。基於此，我加入了現代禪，先後擔任了台中龍樹會館共修會的總幹事、現代禪的服務組副組長，及密嚴共修第四組總幹事。我知道這是上師（在現代禪我們稱李老師為上師）給我機會，希望我能在服務同修中學習。

原本不懂得什麼叫學佛修行的我，在李老師的引領下，

開始懂得對生命方向有所省思，了解到人除了安居樂業外，求安身立命更是生命最核心的價值。而只要碰到對的老師、對的法，今生證悟就好像桌上拿柑一樣容易。難的是如何使自己成爲一個具格的佛弟子！

二〇〇一年八月，爲了更進一步地親近李老師學法，我從國中教職提早退休，帶著兩個女兒搬入李老師一手創立的台北象山修行人社區（號稱台灣第一座都市叢林）安住，把仍在高職教書的先生留在台中。

豐富的事物，只能熏習而無法學習。在社區每天都可以看見李老師，沐浴在李老師那發自修行人成熟人格展現的氛圍中，就像是一座霧夜中的燈塔，一再照見自己身處幽暗不明的貪瞋癡，讓自己在潛移默化中反省、成長；在修行人社

區也經常可以碰到一群有情有義、單純憨厚的妙好人（編案：即是唸佛人。此名稱源自日本近代一位不識字的持名唸佛人）。退休下來，我過著前所未有的悠閒、輕鬆、快樂的日子，每天運動流汗、吃喝、玩樂、法談、讀書、反省自己、聽李老師開示。李老師要我們活著做一個覺悟的人，死了往生彌陀淨土，並與我們相約將來在彌陀淨土相見！

李老師為了解決我們修行的罣礙，成立了現代禪小蜜蜂讀書會，希望引導下一代在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能熏習古典的中國文化和待人處事的道理，讓他們不致淪為純粹的「新新人類」！兩個女兒何其幸福，成了李老師教育呵護下的第一代小蜜蜂讀書會的成員，深受李老師道風的引導與熏陶，成為快樂、聰明、有品的人！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日下午是個令人傷心的日子，李老師驟然往生，令我涕泗縱橫，有太多的不捨與悲傷，這世間從此少了一位可以引導我而且瞭解我、愛護我的長者。上人（在本願念佛法門，我們稱慧淨法師為上人）帶領著我們唸佛四十九天，那段時間「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陪著每一個現代禪的弟子度過沒有上師（李老師）的日子！

後來，現代禪似乎順理成章的歸入了慧淨法師的本願唸佛法門，我擔任了本願唸佛法門教團的服務組組長。想到像我這種根器不是很好的人，從此不必辛辛苦苦的修行，只要一心稱唸彌陀名號，就必定往生彌陀淨土，而且去了極樂淨土不必修行就可以成佛。心想：有這麼便宜的事，這麼好的法門，應該大力推廣出去，以嘉惠於眾多的佛子，於是

下定決心盡形壽好好協助慧淨師父推廣本願唸佛法門。

二〇〇六年，有一天我被通知開幹部會議，會議中慧淨師父宣布了一件令人震撼的消息，語意是：「領眾□□□師兄一家人離開本願念佛法門，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帶著計數器念佛了，他們投入蕭平實老師的門下。而蕭老師，上師並不認同……」隨後一位師姐舉手發言：「那今後，法門不同，不親不近」（案：本願念佛法門的宗風之一——親近同門，切磋法義；若非同門，不親不近，防退失故。）從此很多師兄弟都認為□□□師兄一家人背叛師門，於是遵從慧淨師父囑咐的本願念佛法門的宗風，對□□□師兄一家人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而我心想：這麼好的師兄弟，認識他們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他們也都是純情的念佛人，對教團出錢

出力，對師兄弟有情有義，做這樣抉擇的背後，必有其充分的理由。會後就直接跑去他家問個清楚。

我問：「爲什麼以前批判蕭老師，現在卻投入蕭老師的門下？」

領眾□□師兄答：「平實導師是一位地上菩薩，我以前看不懂！」

我又問：「本願唸佛法門的法義有問題嗎？」

領眾□□師兄續答：「部分與經典不符！……。」

我又問：「上師（李老師）對佛教界公開的懺悔啓事，教內眾說紛紜，有人說是方便說，有人說是如實說。師兄，您的看法呢？」

領眾□□師兄續答：「我所知道的上師（李老師），從來不說假話！」

（案：現代禪大多數的師兄弟都偏向認為李老師是真悟道者，因為自知時日不多，無法再引導弟子眾明心，環視教界，沒有一個山頭有修行，堪託付，念佛法門是一條比較安穩妥當而不容易被誤導的路；爲了規導同修截斷猶豫，歸命淨土法門，專心稱名念佛。對於一個真正無我的人，爲了弟子們的道業，放下此身、此名、此真理，亦是可以理解的事；所以認爲對外公開的懺悔啓事，是權說而非實說。）

當時的我，也作這樣的理解；可是，心中卻又有另一個聲音上來：難道上師（李老師）的悲心與利益眾生的考量只侷限於現代禪的弟子，而不是整個佛教界的佛子？這與我一路跟來所親眼目睹上師（李老師）的心量與如實的行事風

格是不一的！記得上師（李老師）曾說過：「我不屬於現代禪，現代禪也不屬於我！」上師（李老師）沒有想要保護什麼，上師（李老師）的精神，是真正真理道上的勇士——他會說：「不要保護真理，而要尋求自己的盲點。」如實是當時現代禪的家風，是現代禪的潛力！也是上師（李老師）的潛力！那麼出自於我們小根小器、我見我執的角度而對上師（李老師）公開的懺悔啓事的解讀，無乃是一大汗巖與謗師？豈可不慎哉！

在教團第二度召集的會議上，我問：「上人（慧淨法師）！如果我們的法義無法接受教內的挑戰，又如何能避免外界的批判？又如何弘揚出去呢？如果上人（慧淨法師）是一家之說，□□師兄是一家之說，那我想請問的是：經論是怎

麼說的？請問上人（慧淨法師）：您說去了極樂淨土不必修行，直接就可成佛；還有學聖道門的人往生彌陀淨土以後，都會被判入邊地。爲什麼？可有經典的依據？」

慧淨師父：「有。經證在《無量壽經》阿彌陀佛十一願、二十二願！善導大師說……妳對本宗的法要還不是很瞭解，要多加研讀！」

剛轉入本願念佛法門時，對法義的態度是：慧淨師父說了算！反正重點是念佛，更何況慧淨師父是上師（李老師）推薦的淨土宗善導流的專家。直到發現慧淨師父所講的淨土法義與□□師兄所講的法義有很大的差異，我才努力的把歧異處對照經典好好的比對了一番，發現□□師兄說的沒錯！但慧淨師父又那麼堅持，所以我辭去了淨土宗服務組長的工

作，離開了本願唸佛法門！

找了遠從高雄來現代禪參學的好友如錦作伴，去領眾□□師兄所參學的正覺同修會參訪看看。記得那天平實導師正在開演《勝鬘經》，經文的每一字雖都認得，可是卻一句也聽不懂；但直覺道場莊嚴，真有修行的人很多，而且三個講堂一千多人的人潮，也確實令我歎為觀止！而平實導師平凡、平實的行者風範，尤其是十方三世滂沱的菩薩悲心，更是深深的撼動著井底之蛙的我！

回去後想盡辦法策動好友（淨覺師、如錦），二姊的兒子（日晟）、媳婦（雅鶯），還有我的兩個女兒也來同班參學。記得那時正好二姊夫剛過世，慧淨師父為此開車遠從台南去虎尾，

不眠不休的助唸兩天；如此恩情，使得日晟、雅鶯夫婦想離開教團的心略顯矛盾。腦海中突然閃過李老師曾開示過的一句話，我說：「上師（李老師）曾說：『佛法不賣人情。』慧淨師父於我們有恩，我們可以供養他，卻不可以拿個人的法身慧命去交換！」

兩個女兒，一個是國小的老師，一個是高中的物理老師，對宗教或修行也沒什麼概念與興趣；教書之餘的休閒活動是打電動、看漫畫。記得李老師曾說過：「留給兒女最珍貴的資產，是引導他們有接觸善知識的因緣。」既然平實導師是大善知識，無論如何也要把這珍貴的資產塞在她們手上才行！

我問兩個女兒：「聽說正覺的法很好玩，星期五我們去玩不同齣的，好不好？」

自此我們都加入了正覺同修會，從此邁向佛菩提道的修證之路。兩年多來，在陳正源老師、何承化老師的座下熏習，開啓了我對佛法的嶄新視野，對佛法正知正見的認知，開始呈跳躍式的成長，遠遠超越了過去三十多年學佛的總和。

在正覺同修會修學，始知佛法不是如自己以前錯誤認知的——只要證得阿羅漢，留惑潤生，不入涅槃，擴大悲心，行種種方便就可以成佛了。……我見我執的心是不清淨的，也是令人痛苦輪迴的主因，修行就是把不清淨的心（我見我執）修清淨了，不再有無明的衝動，不要有此是真理、餘者

爲非的心態（分別心），活在當下，做好眼前的事，人就解脫了，這就是學佛。

從來不知學佛乃是先要用能見聞覺知的意識妄心去參禪——找如來藏真心，等親證如來藏真心，般若正觀現前，然後轉依如來藏真心本來自性清淨、本來解脫、本來無我、本來無分別、本來一切具足、本來隨緣應物、本來慈悲的心體。接下來方能真正談到修除汰換如來藏中含藏的諸有漏習氣種子，而與上煩惱相應，更進而熏學一切種智智慧，累積更多更大的福德，乃能一步步邁向佛地。

自己以前對佛法的錯解與對修行次第的顛倒認知，真是大矣！在正覺同修會參學以後，才知道：凡有了別，即是我

見，任其是清淨心亦然。而意識心，任其修得怎麼清淨，也仍然是意識妄心，絕對不會變成真心；真心是不必修的，只要去找到即可。祂是本自清淨、本無分別、本來隨緣的。完整的佛法是包括了佛菩提道與解脫道，只要悟得了佛菩提，二乘解脫道果其實是副產品，是自然垂手可得的；觀行斷我見，成就解脫果，只是佛法修學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二乘解脫道也必須依於第八識如來藏真心，方有真正的解脫道。可修可證；若離第八識如來藏真心而談解脫，即同斷見外道；亦即無解脫道可言，也無佛菩提道可學，更遑論其他諸如科學、藝術、文學……等世間法可得。因為如來藏才是萬法的根源，萬法依祂而起啊！

目前雖然仍未證悟，但對諸方大師有悟、沒悟，已懂分

辨。凡是不講如來藏、不講第八識的大師，就是沒有悟的大師，甚至於連斷我見都沒有。這是在正覺講堂修學佛教正法的初機學子如我，一個最粗淺的佛法基本認知。

自此，對佛法修證的全貌、修行的方向與次第，都能了然於胸，而且面對未來的學佛路——證悟真心如來藏，充滿樂觀篤定的期待。只因爲碰到了對的法——如來藏妙法，對的老師——宣說如來藏妙法的地上菩薩 平實導師。我只管安心單純的做好一個具格的佛弟子該做的事，努力累積福德，跟隨 平實導師安排的親教師深入正法知見；時節因緣一到，證悟一事，就交給 平實導師費心了！而一切都在進行中，內心感受到的是從未有過的真正的安心、快樂與踏實。

這才真正體會到：學佛修行，精確的方向、正確的知見，是遠比精進的修行更爲重要的！想想自己好像也很精進的學了將近三十多年的佛法，但也只是在佛門外面修六度萬行，培植見道的福德資糧耳。雖也算功不唐捐（因爲畢竟是幸運的值遇了正法、值遇了真善知識），但人的一生活有多少個三十多年呢？若碰不到真正的善知識，那豈不就要抱憾而終了嗎？而且也永遠觸及不了佛法的真正核心——第一義諦如來藏。

過去自己認爲緣起性空義就是佛法的第一義諦，殊不知相對於真心如來藏，它只能算是世俗諦。以前對於□□□師兄在《成佛之道》的網站上被平實導師（編案：是版工所爲而非平實導師所爲）列爲附佛外道之一事，我心中有太多的不解。因爲自己心中對外道的定義是：心外求法才叫外道，可

是我們卻一直在修心（卻不知此心乃意識心，非真實心）呀！一直在探討諸法緣生緣滅的實相（卻不知它只是現象界的事實，而非實相法呀！）心想：「大概平實導師不瞭解吧？」現在才知道自己對佛法正知正見的理解是如此的膚淺無知！

我佩服□□師兄，真正是爲了道，而沒有面子、自尊的問題。在他的身上，我似乎也看到了上師（李老師）某部分的影子；一個真正的修行人的風骨與智慧，沒有什麼要保護的，堅守做一個真理道上的勇士，對就對，錯就錯，光明磊落，高風亮節，隨時可以放下名利，拜善知識爲師，這就是修行人的風骨；放下的是表相的虛名，獲得的卻是實質的法益！這就是修行人的智慧！

我同時也深刻感受到 平實導師慈悲破邪顯正、救護眾生，絕不妥協、絕不鄉愿，千山我獨行，永不歇息的腳步，無限勇猛的菩薩心行！這樣的心行，不也是承襲自 佛陀的家風嗎？當年 佛陀出世弘法，不也是到處追著外道跑，破斥外道法，救護外道眾生回歸佛教正法，大迦葉尊者三兄弟不就是這樣被度化的嗎？這是 佛陀的悲心！我想 平實導師的悲心莫不也如此！曾聽過不少人抨擊 平實導師：愛批評人，就是連自己的師父也不放過，有失厚道，不夠慈悲。不明就裡的人，乍聽起來似乎會覺得有道理。但我記得李老師曾期勉我們的一句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正理昭然永在茲，當仁不敢讓於師。」我認為這才是對師父最大的報恩、對師門最好的回饋！有智慧、有肚量、真修行的師父不但不會生氣，而且會以有這樣的弟子為榮呢！

更何況我所理解的 平實導師所說的、所寫的，都是法義的辨正，而非針對個人的人身攻擊，動機純正，目的明顯——一心一意爲了救護師父、救護眾生回歸佛教正法，以免未悟言悟，犯下大妄語業，以致死後淪墮地獄。這是菩薩的眞慈悲，讓他無法鄉愿地坐忍 佛陀聖教衰、坐視佛法實相被曲解、眾生被誤導而噤聲不言！所以高舉大法幢，摧邪顯正，雖千萬人吾往矣！

一路走來，切身體認到：眞正有智慧的學佛者，第一要務，眞的是先要找到眞正證悟的明師（而不一定是名師），求見道（開悟明心）。否則距離眞正的學佛，還有一段很漫長的路要走，一生中可能永遠進不了內門修習六度萬行與般若種智的。

目前兩個女兒下班後的休閒活動也不再經常打電動、看漫畫了，每天或三十分、或一小時不等的無相拜佛、憶佛淬鍊定力，身心漸能或多或少輕安的安住在憶佛淨念中，粗重的煩惱也化解了不少；談論如來藏的法義是讓她們深感興趣的話題之一。她們都受了菩薩戒，同時也快樂的加入了同修會義工的工作，並且開始閱讀平實導師的書；每週二晚上，聽平實導師開演《妙法蓮華經》，每週三晚上，上何老師進階班的課，不曾缺席過，因為那是她們最期待、最享受的時光，人也變得更陽光、更快樂。如何親證生命實相智慧的法義，正深深的吸引了她們這一代講求理性的年輕一族的好奇心，感受到她們所獲得正法的功德受用是不言可喻的。

一切的一切，完全是受惠於平實導師大悲、大智、大

雄力的引領，及陳老師、何老師兩年多來無私無我努力灌溉耕耘正知見的成果，而自己卻承受得那麼理所當然，全無一絲一毫的回饋，但卻又不必擔心；或許這就是菩薩行者，所散發出來的心行，才能給人這樣親切而安心的感受吧！

人生的際遇千千萬萬種，而我是個幸運的人，幸運在這個人生道業面臨抉擇的轉捩點，竟然得以走進了正覺講堂，碰到這麼勝妙的法，這麼好的平實導師、這麼棒的菩薩僧團！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雷京寫于台北象山修行人社區

佛教正覺同修會各地共修處：

台北正覺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二七七號九樓（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電話：(02) 2595-7295（請於週一至週末晚上共修時聯繫）
（分機號碼：九樓 10、11 十樓 15、16 五樓 18、19 十樓書局 14）

桃園正覺講堂：

桃園市介壽路二八六、二八八號十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
電話：(03) 374-9363（請於週六早、週二晚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二樓之一 電話：03-5724297（晚上）

台中正覺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六六六號十三樓之四（國泰世華銀十三樓）
電話：(04) 2381-6090（晚上）

嘉義正覺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一 電話：05-2318228（晚上）

台南正覺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十五號四樓（民德國中北側京城銀行四樓）
電話：(06) 282-0541（晚上）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中正三路四十五號五樓（復興中正路口捷運信義國小站旁）
電話：(07) 223-4248（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香港正覺講堂：

香港新界葵涌打磚坪街 93 號 維京科技商業中心 A 座 18 樓。
電話：(852) 23262231。英文地址：18/F, Tower A, Viking Technology & Business Centre, 93 Ta Chuen Ping Stree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佛教正覺同修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enlighten.org.tw/>

正覺同修會所有結緣書內容之閱讀或下載：

正智書香園地：<https://books.enlighten.org.tw/zh-tw/>

成佛之道網站：<http://www.a202.idv.tw>

邁向正覺(三)

《免費贈閱》

作者：許坤田居士等

印贈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二七七號九樓

電話：總機○一一二五九五七二九五 分機 10-21

(請於夜間共修時間聯繫)

傳真：○一一二五九五四四九三

函索處：佛教正覺同修會

親自索閱：本會各共修處

初版一刷：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二萬冊

初版二十二刷：二〇二三年三月 二萬冊

◆ 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印 ◆

邁向 正覺 《三》

Advance on the True Enlightenment Vol.3

我同時也深刻感受到 平實導師慈悲破邪顯正、救護眾生，絕不妥協、絕不鄉愿，千山我獨行，永不歇息的地步，無限勇猛的菩薩心行！這樣的心行，不也是承襲自 佛陀的家風嗎？……

— 雷京〈學佛的心路歷程—從現代禪到佛教正覺同修會〉

